



孤单的稻草人

■ 陈晔（安徽）

我落单了。
和这群刚刚相识的人走进“所村”后，村子里每一处与城市的不同都能迅速吸引我。于是，毫无意外地，我落单了。
可我一点儿也不害怕，反而隐隐有些欢喜。与很多人一起，无法留意自己喜欢的。按照自己的节奏慢慢欣赏，慢慢感受，是一种极好的体验。
村落的迷人之处，在于古朴，但又绿意盎然。虽是初秋，但墙上的叶片依旧泛绿，青藤蔓延的旧墙上，缺少了人的干预，大自然的生机漫无边际，肆意如海。

各家各户都有围墙，但围墙很矮，双手一撑就可以翻进去。它就好像是老师们的三尺讲台，是严肃的伪装，而不是真正的推拒和隔离。
再看村子里闲适漫步的鸡鸭，有些在院墙内啄食，有些在小径中发愣，有些在丝瓜藤、南瓜地里窝着，那种悠然自得，令人羡慕。它们仿佛在宣誓主场，而我们不过是匆匆的过客，是不懂得乡村闲适和安然的名利追逐者。
当我正在好奇，一个篮子大的冬瓜是如何安稳地挂在纤细嫩绿的枝蔓上时，有个苍老的声音从院子里传出来“进来瞧瞧，这里边还有呢！”
我有些猝不及防，脚步停滞不敢上前。平日生活在单元楼里，和邻居“点头之交”数十年，也没有受邀去过她家。我恭维道：“您老人家的冬瓜养得真好啊，那么大一颗！”
墙角里拐出一个苍劲瘦削的老人，他头上稀疏几根白发，脸上、脖颈上都被晒得通红，穿着洗破的白背心，蓝色的长裤挽到膝盖。他打量着我，双手背在身后，下巴朝院内扬了扬，有些骄傲地说：“喏，你看看那边两个才叫大呢！估计

有二三十斤。”
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过去，只见宽大的院子中间搭起一个四平米左右的矮垛。远远看到矮垛上躺着两个又长又胖的冬瓜，那仰面朝天的怡然姿态，仿佛是沙滩上晒太阳的大海豹。我目瞪口呆地感慨：“这比我见过的所有冬瓜都大。”
老人“嘿嘿”一笑，露出几颗所剩不多的门牙，他对我招了招手，又说：“进来看看，也有小的。”
面对他的盛情相邀，我也不推辞，满怀好奇地走进院子。院子的周围沿着围墙放着大大小小的罐子、泡沫、木梯、旧脸盆，有些已经布满青苔，一看就是弃之不用老物件儿。而整个院子里最用心最有生气的就是中间那一块儿矮垛。矮垛是由大块的空心砖垒起来的，中间的空心砖里有泥土，埋着各种蔬菜的根部。而四周竖起来的空心砖上又平铺上了几块旧木板，像是个简陋的平台。那两个大冬瓜就一边一个躺在上面，格外显眼。
老人颇自豪地拍了拍其中一个，敦厚的“咚咚”声传来，他满意地笑了。我也跟着上去拍，却觉得冬瓜表皮的细毛有些刺挠，悄悄缩回手搓了搓。老人走到另一边，蹲下身子指着一个巴掌大小的南瓜，说：“这个小，你们城里娃都没见过吧？”
小南瓜的绿比冬瓜的深绿要更青翠，小小一枚，不是贝贝南瓜的扁平状，而更像碗山梨的外形。我点点头说：“还真没见过这样的，这么小，还不能吃吧？”
老人几不可闻地笑了一声，伸手在瓜蔓处一扯，小南瓜就落入他粗糙宽大的手里。他顺手递给我，说能吃，回去切成丝儿，跟个红辣椒一起炒。

我受宠若惊，慌忙推辞，但拗不过他执意要塞给我。他指着矮垛上其他瓜蔓下隐隐约约的瓜果，满不在乎地说，多着呢，我一个人吃不完，又不去镇上卖。
我飞快思索着背包里根本没有零钱和纸币。顿时手里那个青翠的小南瓜像个地雷让我觉得有些“烫手”，想丢下它转身就跑，可又担心会让老人难过。

老人背着手又转了半圈，看我还在踌躇，说道：“我孙女跟你差不多大，也是一样的圆圆脸。她本来说今年夏天要回村里看我，结果一直都请不到假。她喜欢吃自己家种的菜，说什么纯绿色无污染，我种了许多，最后都烂在地里了。哪个好，你拿回去吃。”
我见他原本很开心，说着说着就有些不太高兴。我安慰道：“您别着急，马上就是国庆假期，这假期长，说不准她就回来看望您了。”
他点点头，在自家堂屋前的台阶上坐下，然后指着边上的小木凳，说你坐。
我手里捧着小南瓜，看着那古老破旧又唯一的小木凳，没好意思过去。我顺着他的眼神看向临近院落的一小块儿玉米地，那里有个简陋显眼的稻草人。说是稻草人，那只是说明它的用途，其实身上一根稻草也没有。破烂的头盔顶在一根高竹竿上充当了头的部分，中间又绑着一条横的短竹竿像是人张开的双臂，两端各系着一个红色的塑料袋，风起时，塑料袋就象征性地挥舞几下，也不知这拙劣的演技，能不能骗过田地里狡猾的鸟儿。

我不知不觉就把心里话说了出来，老人摇摇头表示也无所谓，反正地里的玉米已经收完，只剩下那个稻草人和无人

问津的玉米秆。他随后问我“你说国庆能回来吗？现在的小孩子都说工作忙，压力大，那为什么还要去城里？”
我愕然。他又锁着眉，拧巴着脸，像一块儿放皱了的陈皮，继续说道：“我也不懂，都说喜欢乡下空气好，房间大，猪肉好吃，菜也干净，为什么不回来呢？”
我犹豫着开口说：“也许是习惯了城市里的生活节奏和便利……等她赚大钱，回来给您买好吃的，好用的，也是一样！到时候您穿着真皮袄子，抽着大中华烟，走在村子里，谁不得夸一句孩子孝顺，您有福气！”我一边说，一边模仿着他“暴富膨胀”的样子，惹得他哈哈大笑。

“孩子孝顺是真孝顺，每个月都寄钱，就是见不到人……”老人笑完着重强调，可没等他话说完，我就听到远处熟悉的声音在喊：“集合了……村口集合……都来了吗？”
我惊慌失措地张望四周，询问道：“老爷子，村口在哪边呀？”他急忙起身走出院外，指着斜对角的方向，说在那头。
我抱着小南瓜就跑，跑到岔路口隐约看到来时坐的大巴车，才想起没有向老人道谢。我转身，远远看到老人已经坐回那个孤单的小木凳上，他向我摆了摆手，矮矮的院墙外，手持两个塑料袋的“稻草人”也百无聊赖地挥了挥手，他们的节奏出奇地一致。

走出村子的路上，沿街的墙壁刷得雪白，有用毛笔挥毫写了千古绝句，有用水粉勾勒出春日盛景，也有正楷标出村规民约和传奇故事，这个古老的村落在阳光下那么新，那么美，唯有那个稻草人看起来有些孤单。

土戏台

■ 高低（江苏）

一场场视觉与心灵的盛宴。
《窦娥冤》，一曲冤屈与正义的悲歌。台上演员身着素衣，头戴白花，步履沉重，每一步都似在诉说着无尽的哀愁。当那凄婉的唱腔响起，如泣如诉，直抵人心最柔软之处。窦娥的每一句唱词，都仿佛是她心底流淌的血泪，令人动容。尤其是六月飞雪的奇景再现，观众席间，啜泣声此起彼伏，那是命运不公的愤慨，也是对柔弱女子不屈精神的崇高敬意。
《铡美案》则是正义与邪恶的较量。包青天铁面无私，陈世美则尽显负心薄幸之态，两者在戏台上形成鲜明对比。随着包公一声令下，铡刀落下，陈世美终得恶报，雷鸣般的掌声与欢呼响彻云霄。
至于《白毛女》，它如同一首凄美动人的歌谣，缓缓在土戏台上铺展。喜儿，那个身

着破旧衣裳、满头白发的少女，步履蹒跚地走上台来，眼中满是恐惧与绝望。她的故事，是那个时代贫苦人民苦难生活的真实写照。舞台上，雪花纷飞，寒风呼啸，喜儿在山洞中苦熬岁月，那凄厉的歌声，如同山谷中的回响，久久不散。而当八路军战士将她解救，为她披上红斗篷的那一刻，叫好声持续不断，那是正义胜利的庆祝，也是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。

在那些看戏的夜晚，时间似乎放慢了脚步，变得格外悠长而温馨。夕阳的余晖洒在土戏台上，为一切镀上了一层温暖的金色。老人们摇着扇子，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容；孩子们则瞪大眼睛，生怕错过任何一个精彩瞬间。台上生旦净末丑轮番登场，各展所长；台下观众的情绪随着剧情起伏跌宕，时而悲伤，时而愤怒，时而欢笑。

夜深了，戏终人未散，人们围坐在土戏台前，久久不愿离去，他们热烈地讨论着剧情，回味着那些令人难忘的场景与角色。对于许多人而言，这不仅仅是一场戏剧的观赏，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，一种精神的慰藉。在那个物质并不充裕的年代，土戏台成为了他们心中最温暖、最亮堂的精神家园。

如今，随着时代的变迁，土戏台已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，但那份关于看戏的记忆，却如同陈年佳酿，历久弥香。每当回想起那些经典剧目、鲜活角色以及那些围坐土戏台前的美好时光，心中总会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感动与怀念。因为那不仅仅是对戏剧的追忆，更是对那段纯真岁月的深情回望与无限眷恋。

牡蛎海龟吟

■ 谢尚江（浙江）

风和日丽天，海龟卧沙滩。
鸥鸟盘旋舞，美景映眼前。
牡蛎游岸畔，探头问海龟。
“兄弟可晒阳，同享此光辉？”

海龟点头应，谁不慕暖晖。
牡蛎喜登岸，沉醉阳光里。
忽有鸥鸟至，俯冲急啄取。
一口吞牡蛎，生命瞬间逝。

知人方为智，自知乃真明。
盲目随他行，代价何其重。
万物皆有道，循之方安宁。
海龟守本心，安然享日晴。

捕获

■ 韩啸（江西）

路灯只有一盏醒来
将血液闪烁
而其它的
都在长明中苟活

蜻蜓振翅 举起大钳
蜈蚣 蚯蚓 马陆都窜入老巢
只有我一人仍站在灯下
聆听宇宙的声波

年火

■ 罗炳崇（福建）

松枝在火焰中舒展成
一只只金色的蝴蝶
光影下父亲的脸
裂成山间的松树皮

母亲曾说
年火烧得越旺
来年的路就照得越亮
添柴的手
在火光中
长出了年轮

小站

■ 谭金锭（重庆）

小站，很小
也很重
每一次出发
都压在我的心尖上

伴着咣当，咣当的嘱咐声
我一节一节的
数着回家的枕木
列车停稳
我望见车窗外
斑驳的白墙
两扇在风中晃动的窗
小站，就像我弯着腰的父亲
还默默地守在那里

这是岁末的午后
雪花静静的飘下来
飘在站台上
树枝上
小站的额头上

副刊责任编辑：
王建成 冯开俊 胡全旺
金松 王晓军